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三

詳校官檢討_臣朱依旻

編修_臣裴薰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陸相

謄錄監生_臣龍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孝親

宋光宗紹熙間權戶部侍郎袁說友乞過宮上奏曰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顛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內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卮

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等竊惟天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為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皇聖旨而免至於生辰上壽恭想壽皇聖意必欲陛下一來此人之至情也竊聞今日嘉王以生朝無以報劬勞之恩專就禁中置酒以壽二親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羣

臣萬年之觴不曾過宮已是失禮今日嘉王壽親之際
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
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
父慈子孝本於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且頤
神冲澹凡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
無可疑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
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
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

掩心大星而又黑侵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
逼近內屏房心為明堂正屬宋分太微內屏切近帝座
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為災衡岳山頽正逼祠
宇劍門峯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
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岳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
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於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
近而禁衛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
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

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虛設人心動搖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

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睿照

說友又上奏曰臣輒瀝危衷干犯天聽臣淺才末學本無他長自淳熙十五年陛下一見臣於議事堂遽蒙特達之知賜以簡記迄今六載號召晉擢盡出親除今叨誤恩濫綴從列天地父母之恩至隆至厚臣竊自惟念臣子報君無路可見惟有盡忠竭誠仰裨聖德或可少露萬一然時平無事臣下不過奉職惟謹而已儻人情事變一有叵測不能剗瀝肝膽罄竭忠誠以効古人正

救之義是有負於天地父母之恩也臣竊見近者中外
人情惶惑憂懼皆以陛下久闕慈闈定省之禮自宰相
而下至于百執事數數控奏無慮數十企望翠華一出
何止以日為歲自今月十二日進香日分已不過宮百
官君民惕惕惶懼且臣自積日以來親聞都人私語籍
籍是以十九日臣同衆從官趙彥逾等亟具奏劄控告
陛下乞於會慶聖節日必駕乘輿以安人情以弭不測
臣亦竊意陛下必須上以聖父欲得相見之切中以臣

子控奏懇惻之誠下以軍民惶惑偶語之疑必翻然一出不謂又降免過宮之旨臣今日五更隨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親見外而居民內而禁衛上而縉紳下而走隸相顧嘆息形之言語所不可道又緣既廢玉卮奉觴之禮重華殿下御幄在側設而弗用鼇山前列不聞三呼大樂弗陳壽儀俱廢人情憂愧無不咨嗟閭巷所傳尤為不一陛下深居九重必不聞此臣既叨從列略不以告則臣之罪誅戮有餘若於此時陛下不急為之

改圖實恐他有上關聖慮者臣願陛下以聖父聖子初
無疑隙斷以獨見亟於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三日之
內選定一日就今日先降過宮之旨所有百官錫宴候
過宮了日施行陛下此令一下便足以填紛紛多端之
橫議弭皇皇不測之衆情解外夷傳聞輕視之玩心安
危利害實關宗社毋奪於聞言毋變於臨時惟陛下曲
信臣所奏而亟行之臣不勝扣頭瀝血之至臣孤遠一
身蒙陛下親賜拔擢至此豈不願仰承聖意貪榮戀祿

實以過宮一事至大至重臣若苟容取悅隱而不言萬
一事出非意驟撓聖懷臣之孤負聖恩萬死不足敢望
陛下鑒臣之忠非敢張皇事勢非敢一語有欺掠譽取
名非敢飾辭矯激即賜降旨施行臣區區大願臣雖已
同趙彥逾等以論思無補具劄子奏聞外然父子之道
天性也理之順與逆事之利與害陛下天資仁孝固自
洞察豈待臣言臣自念既不忍上負陛下親擢之恩又
不忍目擊人情憂皇之變復不忍躬蹈欺君容身之罪

是用忘其誅斥再此懇控幸陛下諒其愚忠而赦之臣
無任百拜昧死

說友又上奏曰臣一介孤遠誤蒙聖恩連歲拔擢叨塵
從列竊惟臣子報君惟有盡忠竭節雖使鼎鑊在前猶
當挺身自奮況陛下崇獎忠鯁容受直言臣於此時儻
懷顧避之心則有蔽欺之罪臣早隨從臣同班奏事懇
奏迫切乞早過宮天語再三曲加領略面諭臣等定以
十七日必駕乘輿臣爵躍鼓舞不勝慶幸惟是臣粗有

惘惘欲得面奏屬綴班末不敢躐次茲幸玉音確許定
日用敢敷陳萬一以冒聖聽今至十七日止三日耳既
非過宮日分須合預降指揮又緣自累月來久闕定省
常禮中外臣子引領俟命今陛下既以定日面許從臣
俄頃之間外已傳播皆謂十七日聖駕必定過宮遠近
翕然相傳無不以手加額若不預行降旨臨期又至變
易豈特陛下失信臣下愈使中外謗讟益深而從列小
臣亦無顏面可見君父兼壽皇聖帝愛子之念日動聖

懷顯望陛下。一來何止以日為歲。今日從臣同班合奏。陛下。面許十七日一出壽皇。必已聞知。恭想喜溢慈抱。指日以俟。翠華若更中輟。其行外謗又不止。此竊恐軍民百姓紛紛籍籍。交口橫議。別生事端。以至伏闕上書。鼓衆倡亂。事起叵測。何所不有。臣願陛下堅守十七日過宮之旨。毋奪於臨時無故之疑。即於今日速降指揮。風雨不渝。決然一出。庶幾少掩外觀。稍息羣謗。消弭不測之禍。慰安兩宮之心。一安一危。或禍或福。只在陛下。

頃刻可否間耳可不畏哉可不謹哉臣適又親聆玉音以謂中有離間欲得調護臣竊惟凡父子兄弟親戚骨肉雖富貴貧賤各有不同必須先有可以離間之事然後小人得以肆其離間之術壽皇之於陛下親父親子慈孝兩盡將五十年聖意倦勤親授神器命禹之旨出於誠心頤神重華相忘天下何所形迹而謂可疑既無纖芥之嫌必無離間之事豈非陛下事父過謹生於憂畏畏心既重疑則乘之左右小人窺見聖心浸生事端

暫於離間因惑聖聽以壞綱常此理曉然無可疑者臣
願陛下深念父子出於天性壽皇與子根於至誠盡釋
往事之疑速講問安之禮調護之策無出於此臣適又
親聆玉音頗及唐玄宗肅宗之事臣竊惟唐二宗舊事
與今日大不相同肅宗即位靈武懷自立之嫌今陛下
以禹繼舜揖遜授受其視肅宗何止萬萬不侔肅宗內
則溺於張后之愛外則墮於李輔國之謀故父子之間
竟成終天之恨今以聖父聖子兩宮懽愉壽皇果斷剛

明姦人誰敢肆其志陛下聰明英睿左右孰得逞其私
雖小人欲有離間之心在今日自無可入之隙陛下正
當痛戒肅宗之失深慮禍胎之萌曲意慈闈力盡子道
亟下詔旨定用十七日過宮鸞馭順動人情帖然了無
浮言久撓聖聽儻或事有可疑果如聖慮臣甘受誅斥
所不敢辭如蒙聖斷勿忌勿疑命駕如期一洗羣惑豈
特陛下身享無窮之慶而宗廟社稷永保無疆之休臣
不勝至榮大願臣仰溷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矜其愚

忠而赦之

說友又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二日迫於愛君憂國之切
輒具奏劄干犯天威罪在不赦雖未蒙亟賜施行而陛
下優容其言未加誅譴臣不勝感極涕零之至臣茲者
復以事勢迫切非前日比備位從列職在論思豈可憚
於再三不以亟告君父惟陛下賜之詳覽蓋自會慶聖
節之後今四日矣宰執控瀝懇告百官奏䟽痛切恭聽
過宮指揮以時刻為歲至今既未聞警蹕又未先降指

揮人情愈更憂皇口語沸騰雜出如宰執百官皆是陛下親任委使之臣當此急難之時上則不過竭力苦口百拜控告下則不過上章奏疏懇切俟命而已最是百姓諱言軍人偶語扇搖毆衆思倡亂端人情至危陛下豈不略動宸慮茲又傳聞即有伏闕上書者必須羣衆而來萬一先有此事已是鼓動衆情馴致姦人相繼扇亂豈是細事陛下聖明如天豈忍使朝廷事勢宮闕氣象一至於此此臣所以惶懼股慄不避三瀆痛哭復為

陛下言之也為今之計極易為力在於反掌間耳何者若陛下自有所疑仍舊固執不肯一出則臣所奏紛紛之事中外鼓倡俄頃而生使朝廷誅之則其所言乃是順天之理以告人主坐之何罪以行誅戮苟以此而誅一人則禍變愈不可救矣陛下聰明神聖豈不曉此若陛下以臣之言為信以未過宮之事為終非所安以目即軍民譁謗之言萬一生變即日決然過宮則臣前所奏紛紛俄頃而定了無一事可慮者此其安與危利與

害只在陛下反掌間耳臣所謂極易為力者此也陛下
何惜而不為哉變生不測豈可逆料臨時倉卒必難撫
定陛下豈可不動心也臣竊料聖意非不知過宮為必
當行之事非不知目前人言可畏人情已搖為可憂所
以猶豫未出者必自有所危疑或以久不過宮自知非
便外議紛煽粹難撫定因此宸衷未決愈難一出然臣
今有一策以告陛下仰惟親父親子了無纖芥可疑壽
皇聖節今將七十年来於朝廷萬事愈更毫髮不與父

之愛子天下一同陛下因何所見而起危疑之隙若因浸潤之言左右之譖此則小人大誤陛下耳烏有親父親子可以浸潤左右而離間我者哉此決然斷無可疑也陛下觀前日壽皇批答侍從之言有云自秋涼以來每欲與皇帝相見此語切切愛子急急欲見之意陛下可以灼然無疑矣今臣之策以謂陛下尚懷此疑未肯即過宮欲乞陛下先密以宸翰一緘如家人之語其間及陛下以久不得一侍壽皇欲得即行朝禮今幸已經

會慶聖節翌日願侍慈闈之意壽皇得此宸翰必喜悅
欣愉當須賜答力求招請然後陸下降指揮云來日過
宮其重華宮禁衛等人并隨駕禁衛等人並兩倍支給
當日食錢陛下即時命駕如此而出不惟陛下安心肆
意愈無他疑而又宛轉委曲益見聖父聖子相與周旋
之盛願陛下信臣之言即賜灑翰亟遣中使奏達慈宸
過宮纔畢萬事悉定懽聲四騰無一可為陛下憂者自
此兩宮欣慶父子交歡中外翕然夷狄妥服陛下於此

之時可以適聖意可以安聖躬必無橫議以擾聖聽如
今日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兼慈福冊寶之禮冬至上
表元日舉冊皆須陛下親詣重華然後禮成目今若更
不出則是時陛下前日降詔播告天下謂朕當親率羣
臣恭上冊寶若此禮不成則詔書之言失信天下何以
立國此尤大非便者陛下必不肯至此極也陛下今能
一出自此以後時時可以過宮至上冊寶之日則翠華
之出自如頓足易耳臣荷陛下親賜拔擢事陛下如事

天地如事父母竭誠瀝血以冒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鑒其忠誠亟賜矜從而速行之宗廟社稷無任幸甚

說友又上奏曰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宮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今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願何待臣等諂諛冒溷聖聰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

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
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踊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
人心莫此為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
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為本成王翦桐為戲周公遂封
康叔以為天子無戲言況過宮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
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于四
方載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
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寢為常事關係非

輕今來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於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此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望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顏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橫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為高以合班為美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

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說友又上奏曰臣近以事勢迫切常貢封章乞早過宮
以弭外變雖小臣狂僭宜在譴訶然父子之道本由天
性仰惟陛下天資誠孝聖度高明當此憂危之時豈無
感動之念庶幾俯鑒愚慮或可少回萬分而側聽旬日
警蹕未鳴人言嗷嗷日以滋甚事勢岌岌不勝憂虞臣
才非中人位叨從列悉由親擢大恩未報目擊人情之
已迫誠恐禍變之鼎來豈當固位謀身不以盡告君父

自古人主所恃以長久者惟在於結人心人主君臨天下雖貴為無敵富為無倫然得人心則安失人心則危安危之間不在富貴在於人心之得失然耳故人主自稱曰孤自稱曰寡人曰孤曰寡蓋言富貴之不足恃而此身之常可憂也是以得人心者則天助順人助信致宗社靈長富貴長久失人心者則土崩瓦解日銷月亡使社稷為墟身危國滅理之必然無可疑者今夫人心秉彛之同然無出父子之至愛雖在襁褓之內皆知父

子之親閭閻小人街談巷議或以不孝而指目皆欲忍死而力爭其間悖逆之果萌則必衆人之共棄蓋其義最易見而其道最易知其事為大逆而其名甚不美何況君上師表萬民其他闕失尚可自文或蹈此名豈復可立儻不念人心之同欲或有乖父子之大倫雖使無知之童皆有不平之念其事至此於心何安今天下之人皆知事壽皇而陛下豈不能事也然自新歲僅一行禮自春徂夏四閱月矣未聞再講也日復一日氣候向

炎而定省愈闕人謂陛下何心哉方春和時御苑競秀未聞恭請也玉津近地乘輿獨出而過宮不講人謂陛下何心哉人言必曰陛下怠於事壽皇則人心自是亦將怠於事陛下矣夫衆怒難犯衆言難一向也心自私怒今也勃勃然怒形於色矣向也口自私言今也囁囁然傳於道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誼也陛下能以子道事壽皇天下必以臣道事陛下今衆而羣臣次而多士次而六軍又次而百姓家有

家喙市有市閨莫不怨嗟流涕疾視不平皆有為壽皇
太息之意無復察陛下過愆之迹設或一夫鼓倡指目
問罪大義所迫千百從之頃刻之間人心瓦解覆亡禍
變倏在目前陛下雖欲安處九重之內必不可得也所
謂夷狄之窺伺盜賊之嘯聚者不與焉陛下果何所利
而聖意乃安然不移哉臣願陛下念人心背違之甚易
維持之實難深鑒將來之憂以為亟圖之計翻然知悔
即日過宮則人心怡然而定聖德愈久愈新既兩宮之

交歡無一事之可慮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今天下謂
陛下非不知父子之至愛骨肉之至情朝夕親闈歡娛
膝下而陛下每依違而不決畏縮而不敢者謂有所疑
而不得行也執政大臣朝夕奏對冀陛下天理之復明
良心之復返釋去往咎以新是圖陛下每齟齬而難言
迫急而後應者皆有所疑而不自決也不審陛下疑於
壽皇者果何事歟而陛下知壽皇之有他意者果得于
誰歟恭惟壽皇聖帝所以愛陛下者可謂至矣姑言其

實有二說焉。陛下亦嘗躍然默動於心乎？亦嘗油然而自覺於中乎？臣請為陛下言之。陛下之在王邸也，魏王兄也，猶無恙也。壽皇聖帝斷以獨見不惑羣議，度越魏王而正陛下於儲宮，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陛下之在儲宮也，春秋漸高，多閱義理，高宗皇帝仙馭上賓，壽皇雖在衰經之中，而即授神器，曾不肯少遼緩也，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夫以壽皇之愛陛下如此，陛下獨何疑於壽皇哉？借曰壽皇懷不足於陛下，則已事之驗不待今。

日始見矣況壽皇之愛子惟陛下一人非若漢唐之他
母諸王也壽皇之倦勤軍國之事一不預知非若唐室
之父子嫌隙也親父親子揖遜授受何疑何忌乃有二
心必因左右之小人務欲狂惑於天聽故立異論蕩搖
上心使父子之睽離則姦邪之得志小人情狀豈不易
知料聖心無故而致疑必邪論浸淫之已甚設或壽皇
聖帝義方加篤威顏過嚴陛下執禮恐違小心多畏尤
宜勉竭以盡歡愉豈可因循以圖避免非惟貽謀於後

世亦將少掩於外觀今若徒懷自疑不信正論則父子之愛無乃截而為二乎宋繆公父子自言曰生母相見鄭公母子自誓曰不及黃泉母相見也此皆亂世名變非常聖明之朝豈宜有此且夫怨忿曰仇角勝曰敵仇敵二字言於交游施於隣里客氣所使萬一有之兄弟猶以為諱孰謂父子可與仇敵相似哉舜之父瞽瞍至難言也而夔夔齋慄瞽瞍底豫陛下之蒙愛壽皇者非曰與舜並言也果何所事而為自疑疑心一生必

至怨忿怨忿既深遂成兩敵壽皇何負於陛下而言笑
不接定省久違幾於怨忿角勝之為乎臣願陛下觀壽
皇愛子之切至體壽皇遜位之誠心釋去外疑速講定
省翠華甫駕喜溢慈懷既成父子相見之歡即驗彼此
無可疑之實尚何疑哉尚何疑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
緒雖屢騰於奏牘曾未契於聖聰然而職在論思有犯
無隱故為陛下首陳結人心之說以防禍變次述毋自
疑之說以開聖懷欲乞陛下亟用初一日告朔之禮速

賜過宮天下之人見者目悅聞者心喜以銷早變以召和氣一反覆間轉禍為福聖德彰大流傳無窮若陛下視為常事安於無虞苟免因循恬不加悟則不美之名愈播不平之心愈激立召一朝之患遂成終身之憂社稷傾危生靈隕潰禍變之至不待瞬息雖欲悔之將何及矣臣忠於愛君迫於憂國不避誅斥盡瀝所陳惟陛下勿以常言而忽之

說友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聰明仁哲超邁古昔臨御

以來勤卹民隱勵精庶務以開有宋無疆之業歷年將
久聖德昭聞皆由天縱之聖非矯拂勉強所能為也夫
以陛下天縱如此至於事親思孝人道大倫宜在陛下
所躬行而允蹈者壽皇為天子父陛下必曰吾所當敬
事也重華遠于南內陛下必曰吾所當問安也事親之
道要是陛下天性之生知聖德之餘事耳而近者定省
闕禮過宮愆期宰從百執抗疏昌言甚而排闥引裾扣
頭瀝血愛君之誠出於切至臣雖愚陋亦嘗四貢封章

以冒天聽然而清蹕未聞日復一日人心搖動中外憂
皇臣幸進玉階方寸之地不敢為危言以驚動聖聽膚
寸管見惟陛下少留意焉臣位列從班出入禁闥比因
羣臣奏對嘗聞聖語二三曰孝為百行之先又曰朕欲
得與壽皇相見又曰終須過宮天理昭晰良心渾全陛
下知所以事父蓋甚不忘也而趨趨未行欲駕復輟者
聖心殆有所疑也仰惟聖心所向非外庭小臣所可測
識然事之曉然明白斷無足疑則如臣輩可以逆料臣

茲有四說以釋聖懷陛下往歲固嘗有疑矣遷延猶豫凡八閱月羣臣封章抗疏不知其幾聖度優容盡釋疑慮竟納羣臣之論奏遂回父子之良心仲冬既望長至元日而過宮者三馬冊寶禮成兩宮胥慶雨雪應瑞羣氛消除四方萬姓懽忻鼓舞當是時也壽皇天意忻愉歎留竟日方陛下娛侍膝下凡壽皇懽然相接之意陛下所身親也壽皇拳拳愛子之實陛下所目擊也則凡前日所謂自疑者聖心尚何疑哉夫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昔以前日徒為無故之疑而終於無可疑之事則今日之有疑者亦猶前日無故之疑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一也自古父子之間固有嫌且隙者矣諸子有嫡庶則毀譽不同諸母有先後則愛憎隨別或有讒言毀間而易所愛者或有他母浸潤而易所愛者不幸當此之際則父子誠有難言若夫壽皇之於陛下則異是矣壽皇聖子有三惟陛下在非有諸母諸王之隙也壽皇斷自聖意早正陛下於儲宮高宗上賓壽皇亟禪陛下

於帝位揖遜授受誠與堯舜禹並行則壽皇之愛陛下
可以於此而自信矣今也聖意懷疑牢不可破此必小
人邪言仰惑聖聽夫以聖度高明小人之言必自洞見
然而姦人巧計欲為亂階往往游談之間浸潤之力陛
下聞其言之時雖不覺其有意然日漸月漬夙留宸衷
先入固已多矣陛下入其言聖意豈得無惑惟願陛
下體父子之至情察小人之邪志靜思默慮判然無惑
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二也壽皇聖體違豫今已彌月竊

聞聖恙始若泄瀉遂成虛弱灼艾累至數百丹劑不絕
供進當此長夏飲食減少後生壯歲猶費調治何況春
秋既高豈宜久抱疢疾醫官日申一一可考陛下當此
之時非與平居之時同也非惟人子之心所宜急於視
疾兼壽皇尤欲一見陛下夫當疾病之未愈思見骨肉
之至親纔侍慈顏必寬慈抱慈抱寬則疾自愈于此時
也安有纖毫異意於陛下哉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三也
臣竊聞二十四日陛下命嘉王詣重華宮問安雖陛下

過宮少愆而皇子將命以往中外軍民以手加額皆曰
陛下過宮有期矣嘉王問安之後當有復命之奏必曰
壽皇之疾猶未安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動心矣又曰
壽皇之意欲見陛下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興念矣嘉
王陛下親子非若羣臣之踈遠也陛下因嘉王傳道之
語即可信壽皇欲一見陛下之心矣此臣所謂無可疑
者四也臣竊惟自古忠良之臣所以舌弊脣腐讒譏而
不肯置者皆欲吾君無過共入於堯舜三代之域今日

過宮愆期本於陛下自有所疑耳如使臣子不識事幾
倡為駭論當果有可疑之時而妄為無可疑之說以誤
陛下一行遂成後悔則臣子之罪誅戮有餘惟今日之
事凡壽皇之愛陛下陛下之事壽皇父子至情了無一
事一物見於實迹之可疑者臣子於此儻不能百口祈
哀冒死不顧以告君父其誤陛下雖萬死莫贖也茲幸
自兩三日來壽皇聖體稍就向安此蓋祖宗在天之靈
宗社無疆之福願陛下亟於此時不俟羣臣奏請不俟

過宮日分斷自聖意即日過宮當壽皇稍安之時而見
陛下脩問安之禮慈抱必大懽愉天顏必大喜悅聖體
餘恙自然頓減則翠華一出豈不勝於良藥美劑萬萬
哉孝道以明聖德以著以收人心以息譁謗以弭禍機
凡此數者甚非末節細故也臣愚瑣碌碌以朴忠自信
蒙陛下連年親擢叨塵法從大恩如天無路以報用敢
不避天誅控布一得之慮以感動聖念迫於愛君言不
知諱惟陛下諒其忠悃而赦之臣不勝叩頭瀝血戰灼

待罪之至

說友又上奏曰臣等竊見今月十八日權刑部尚書臣京鏜奏事乞早過宮面奉玉旨令與部中同官審實二十六日權戶部侍郎臣袁某奏事乞早過宮面奉玉旨令與部中同官商量臣鏜臣某即以聖語宣諭臣點等竊惟過宮之禮本是陛下常行之事止緣愆期累月事親之道全然隳廢是以臣等冒死祈哀控告君父雖極其懇切而清蹕終未一行今聖意所嚮猶曰審實又曰

商量則是尚懷疑豫而未決也壽皇聖帝聖體愆和逮
今浹月醫官日申歷歷可考尚何審實車駕過宮問安
視疾陛下行之自是常禮尚何商量恭聞壽皇聖體數
日來疾勢進退飲食全少後生壯年尚費調治何況春
秋既高豈宜久此抱疾兼聞慈抱以未見陛下朝夕不
樂不肯服藥事體憂危莫此為甚陛下儻於此時即駕
乘輿少脩定省非惟壽皇當疾疾之中得見陛下必大
喜悅不藥自愈而陛下闕禮之久纔得過宮亦可少息

軍民之憤無自旬日以來居民搖亂遷徙大半居城內者則移居村落居近郊者則移居旁郡富家競藏金銀市價為之倍長甚而兩宮閣分囊橐潛歸私室自謂亂釁只在目前此皆亂世亡國氣象聖明之時豈宜有此陛下雖深居九重豈不聞知竊料聖意必謂過宮少愆未足致亂然父子之道絕是謂逆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若不知愛親是謂悖人自古逆天悖人禍亂未有不作誠恐一夫問罪或有響應陛下豈得不寒心也

臣等實以今來事體止在陛下。一過宮之頃外此實無
可以審實可以商量之事。惟望翠華一出大勢自定。以
收人心。以遏禍萌。莫此為急。儻陛下遷延猶豫。尚求審
實商量之說。則臣等實未知死所也。迫於愛君。再三干
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說友又上奏曰。臣等連日號泣。五上奏牘。以大行至尊
壽皇聖帝。奄棄萬國。陛下為人之子。既不臨喪。又不視
斂。既不舉哀。又不成服。中外憤怨萬口。一辭乞速賜過。

宮少回子道少弭禍機鑿輿寂然天理盡絕不知臣等
所奏陛下略賜睿覽否凡數日來三軍怨謗之語百姓
駭愕之憤皇天后土譴怒必深臣等已具載于累奏矣
雖陛下自知於理悖逆欲得少文其過遂降指揮託疾
未往然民心至愚而神豈能罔以虛語累日外傳陛下
宴飲如故宣喚俳優託疾之言人固不信又聞聖心懷
歉親挾弧矢欲以自防不知陛下何所利益而自危其
身一至於此臣等實為陛下痛惜之也夫避害就利違

禍向福誰無是心陛下天縱聰明而累月以來因不過
宮自基禍本今又聞喪不赴子道盡廢天下詢詢神人
交憤何苦自欲捨利就害背福取禍而繆戾若是哉臣
等實所未曉也今壽皇之喪已八日矣藉使果有疾病
尤當力疾奔赴今陛下安處深宮懽宴自如使閭巷之
間有父之喪為其子者涉八日而不一奔慟陛下見此
等人必當深嫉之而陛下貴為天子豈可躬蹈而身履
之耶今事至此已極矣軍民之怨憤已深矣天地之怒

氣已見矣十三日成服之夜白虹亘天古人以為兵象
陛下觀此天變觀此人心儻陛下不憂不懼不悔不悟
臣等將肝腦塗地陛下雖欲君臨天下臣恐不止於寡
助之至親戚畔之而已陛下豈可不略為之寒心哉臣
願陛下痛念慈父罔極之恩少盡人子哀慟之感速嚴
法駕慟哭梓宮之前以謝前愆以銷禍本如更不然臣
等與百姓三軍皆未知死所矣危亂已迫不復忌諱惟
陛下以宗廟社稷為重而亟圖之

說友又上奏曰臣痛哭泣血以言今月初九日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天崩地拆禍變非常內外百官三軍萬民誰不痛心瀝血號慟之聲遠近相接陛下聞喪之初謂當痛咎前日久不過宮遂成終天之訣不俟命駕便當如嚮來壽皇聖帝初聞高宗大漸之時以小轎便路急趨宮闈雖不得父子一見猶當括髮哭於斂床留宿喪側親視百官有司辦集後事以俟舉哀成服尚未足以贖前日久不過宮之過不謂陛下皆大不然

凶計初傳從容御朝廷見臣下雖對宰執及羅點玉音
有使當過去之語而陛下自退朝至今八日安坐深
宮起居服御並如常時視父之喪如他人事略不少介
聖意喪禮並不舉行臣子軍民驚愕駭異怨憤謗讟不
可聽聞從官羅點等同臣皆是蒙陛下厚恩忽見陛下
人倫天理棄滅皆盡人子之道毫髮不存外議沸騰惡
名太過已不可掩不忍陛下一旦自陷不義至於此極
自初九日連貢封章控告陛下乞早過宮使陛下俯聽

臣等所奏即駕乘輿猶未足以塞中外之責而陛下一切不聽更為杜絕草奏之計明示不肯執喪之迹不知陛下何所利益而甘心受此大不美之名耶臣不勝日夜痛哭哀苦號天扣地深為陛下惜之也陛下貴為天子天縱聰明而子之事父與父之既死子之執喪皆是目前易曉之事閭閻三尺之童誰不知之不知陛下何獨懵然於此而略不知也假如市井之間有父之喪其子異居於百步之內父疾不問父死不往號哭之聲不

聞衰經之服不舉行路交詈隣里共攻陛下若聞此等
之人竊意聖心必亦深不平之今陛下乃安然蹈此殊
無顧避憚卹之意陛下試思軍民萬姓寧無痛心疾首
於陛下此舉者乎寧無懷憤積怒於陛下此舉者乎寧
無不為壽皇伸氣復怨於陛下此舉者乎陛下不此之
思但欲自信前日無故之疑欲快今日恣為之志不卹
慈父不顧天理不畏人言惟意所欲自為得策軍民萬
姓無若我何夫使人主而可以為此則是自古亂亡之

君傾危之世皆可以獨恃此說無亂以至於今矣天下安有是理哉今陛下既不臨喪又不舉哀既不成服又不過宮軍民之憤已不可遏雖是前日太皇太后降旨謂皇帝以疾而陛下亦降指揮謂痰眩未能過宮此固欲少寬三軍萬姓之責然誰不知借疾病之說以文其過若降指揮之後或一日兩日間隨即過宮尚可略弭禍機自十三日成服之後傳陛下欲以十五日過宮盡行喪禮今又不然愈覺人情交憤禍萌益張國勢之危

過於累卵陛下何苦於無事無故之中而輕為危亂滅
亡之事乎臣不勝哀苦痛極重為陛下惜之也未審聖
意竟欲何日過宮唯復候事稍定而後命駕或候人情
稍安而後一出抑終於永不過宮耶若候事定而後行
今成服既畢喪事種種朝廷皆已節次施行事初未嘗
不定人情詢詢正緣陛下有父之喪泰然安處所以人
懷憤怒若清蹕一行人情自然浸定若謂永不過宮則
是陛下不復以祖宗社稷為重矣夫自天地開闢以來

國家滅亡社稷傾喪亡慮數十陛下觀史之際豈不洞見所謂滅亡傾喪皆因無道不義不知悔過以至於此陛下毋謂宗廟社稷可以任意肆志而能長守永有者也十三日成服至夜二更白虹貫天自東而西連亘不散都人皆見之臣謹按漢鄒陽傳言白虹貫日釋者謂白虹兵象也陛下觀此天象豈可略不知懼今最可憂者三軍之士感壽皇之厚恩一旦聞喪朝晚哭聲震動營寨見壽皇方疾陛下久闕定省之禮親侍湯藥曾不

一講諸軍已懷憤怒又見壽皇既崩陛下聞喪不顧喪禮既廢孝子常禮並不舉行累日以來偶語訛言真有疾視其上之意前日白虹亘天之象陛下豈可不略動聖念為之寒心耶陛下豈不見近日北方猶能為其祖持三年之喪乎北方者草昧初開文物之未備制度之未詳尚能知莫我壽皇三年終喪之孝慕德鄉義以為一方盛美今陛下為中國之主統人道之教何為甘心不能為他人之所能為者乎陛下儻念慮及此臣竊

料聖意必赧然顏汗而心媿也況目即已差賀生辰使人又差告哀使二使既到敵境或敵中館迓使者或其酋主皆問及陛下不持父喪之事不知二使何以答之貽笑遠人輕侮中國萬一遂為問罪之目有南下牧馬之意不知陛下又何以應之此臣子所以尤心悸而股慄者也兼陛下安處宮中更不成服又不知命駕登輦之時所服何服宰執奏事之頃以何服見若猶用吉服則陛下是全不以天地祖宗父母為念矣竊恐重得罪於

天下陛下將何以君臨億兆鎮撫夷狄哉壽皇未上賓
之前陛下不肯過宮猶曰自有所疑恐壽皇有所加於
陛下也是以趨趨而不敢往今日之事與前日已大不
同哀哉痛哉壽皇已棄陛下而仙矣陛下前日之虛疑
今尚何有不知何所疑畏而復如前日猶豫而不行耶
中外之人嗟嘆駭愕深不曉聖意之所在臣願陛下鑒
臣之言略加聖慮以亂亡為可畏以社稷為可危即降
指揮過宮行禮念慈父罔極之恩盡人子哀號之苦聖

駕一行易危為安變禍為福不勝宗廟社稷四海蒼生之幸臣今來拳拳所奏豈為身謀止緣受國厚恩蒙陛下親擢愛陛下至切憂陛下至深欲陛下為至孝至賢之君願陛下有順天得人之美自四月以來臣所以自嘗三上奏劄乞早過宮茲復控瀝肝膽直言禍亂以犯天聽惟陛下財幸而亟圖之臣雖就鼎鑊死亦榮幸

光宗時朝散郎祕閣脩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

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
聞陛下過宮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
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踈遠竊伏草茅不
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
恩起當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
立主德脩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威
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搖腹心蠱壞大勢傾
壓無復可為則中外之臣雖有竒材遠略亦無所施况

如迂愚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
已有不容不為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
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
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
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
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為言
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為言
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為治者臣今亦不

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鈞敢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
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為陛下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
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彊暴之人
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性何為而然哉初
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
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
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
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

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掇假如或好飲酒或好
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
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
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毫髮以為丘山諧之於其
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諧之於其子則使施
之於其父者寔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
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
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

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況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

於踈闊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揅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

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踈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

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又致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嚮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

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

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
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
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
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
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
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能自己是以冒死拜疏痛
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
震懼殞越之至

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以孝為本漢以火德而興本朝亦用火德王天下按五行火主孝故兩漢帝號自孝惠而降皆冠以此字至本朝亦然今陛下受天眷命光宅中夏太上皇帝皇后春秋鼎盛而得陛下之聖子就天下之至養無疆之慶自今以始又有慈福太皇為曾祖母重華皇后為祖母宮闈鼎立自古簡冊所載人主奉三世之親如今日之盛者鮮矣凡定省之誠奉養之勤充陛下天性之孝光于

祖宗使火德蕃昌照臨萬方在聖德固優為之何待贊也臣偶有愚見輒冒言之漢百官公卿表皇后有詹事而皇太后亦有長信詹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夫以椒殿深嚴猶參用士人典領宮掖況太上皇帝居東宮者踰二十年即帝位者已五六載用人多矣其間豈無久被簡知可備顧問者今娛侍左右不過中貴數人誠能若稽古昔乘間奏請稍沿漢事於太上舊臣中遴擇一二人入則侍清閒出則從遊

幸談論賡歌以樂聖懷斯亦養志之大端也若謂古誼不可遽行臣請引近事為證靖康初徽宗內禪之後首命中書舍人譚世勣等以顯謨閣待制主管龍德宮甚被顧遇至今以為美談高宗內禪壽皇亦嘗命錢端禮使德壽宮惟重華移御日淺未暇及此況累朝止奉母后比近世事體不同惟陛下與大臣熟議酌古今之制而行之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竊惟人君以一身而居兆

庶之上其能使四方萬里環拱內向奔走服從而不敢少慢者夫豈一人之力能勝四海之衆哉必有至德要道能以素服其心爾夫父子之道天性也非獨賢者有之愚者亦有之非獨貴者知之賤者亦知之也故一人孝敬於上則千萬人感悅於下所敬者寡所悅者衆盖以天性之所同也人君於此一或有關則上自縉紳士夫下及庸夫販婦遠至四夷蠻貊皆得以議已非若其他一言行之失一政事之差其利害所能比擬也故經

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至論天下之治亦莫尚於孝人君能以孝治天下則能得萬國之驩心以事其親而其效至於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苟異於此則將失萬國之驩心矣萬國之驩心既失則將譴告出於天而災害生於上怨讟興於人而禍亂作於下如是而不能享國長久者臣未之見也臣愚伏望陛下熟復先聖之言深惟治亂之本日遣信臣謹問安視膳之禮時乘法駕脩五日一朝之儀凡羣臣有贊陛下早過重華使

兩宮慈孝者是皆為陛下忠謀而有補於聖德臣願陛下信之聽之而勿疑凡有為離間之詞使兩宮疑阻者是皆姦人私自為計以誤陛下聖聽臣願陛下察之遠之而勿惑自今父子驩然中外悅懌四夷聞之必自敬畏姦宄聞之必自退伏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伏見陛下自三月過宮之後至今半年有餘不到重華慈福兩宮此月十二日故事進香最為盛禮前數日陛下既許臣等過宮甚確臣等亦謂

陛下尊為萬乘體貌大臣浚發玉音蓋無不信之理縉
紳傳聞朝夕顒望方以為慶至期又以免到宮為辭車
駕不出羣情愈大失望今會慶聖節近在兩日人心憂
疑羣情鼎沸臣等雖聞已有指揮二十二日車駕詣重
華宮上壽然人情尚恐臨期或至反汗未免疑懼竊惟
陛下父子天性豈待臣等多言第恐有離間之人誤陛
下過為疑畏陛下胡不以已行之事驗之乎去年會慶
節及冬至日皆是有司夙戒法駕在庭陛下雖一時中

輟不行然壽皇慈愛不介意方是時陛下固不無疑畏之心矣逮十一月二十二日車駕一到重華則父子懽然終日燕樂直至迫暮秉燭而歸陛下前疑無不頓釋臣等竊觀比日事體與去年初無小異陛下果何憚而不行乎今壽皇春秋益高人子之心所當喜懼正是陛下愛日之時定省之禮豈宜久廢萬一壽皇有微爽四時之和陛下將何以避此名乎會慶聖節湛恩錫宴上自朝廷下及郡縣官吏自一命以上無不鳴鐘擊鼓飲

食醉飽盡終日之歡設若陛下是日復以他事為辭臣
等竊料北內淒涼殊無聊賴惟壽皇一人而已陛下誠
思及此亦豈能愀然不動於心乎臣等竊觀季秋以來
近則太白犯心熒惑入太微黑祲並起地如雷震遠則
水旱交作延及數路郡縣空乏無以救恤天意人情咸
大可畏臣等選懦誠有旦夕之憂陛下聖學高明能晏
然不以為慮乎伏望睿慈深鑒古昔有治有亂有安有
危斷自宸心翻然悔悟以天命為可畏以人心為難保

以事親為至德以讒言為商鑒恪守昨日已降指揮勿復更易以成陛下之信躬率羣臣奉觴稱壽退即宮中慈孝兩盡用家人之禮以成陛下之孝兩宮吏卒都城百姓歡喜望幸人得所欲以成陛下之仁陛下一舉而三善從之自然輿情感悅景貺繁臻宗社延長生靈慶幸冒瀆威尊臣等不任惶懼隕越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百執班庭有司夙戒都人夾道徯望清光而俟立久之忽傳

重華恩旨令免到宮一時群臣相顧駭愕初不知其所
以兩三日來道路之間妄興訛謗傳播多端然臣等備
數邇聯初亦疑是陛下是日晨興微有感冒故未能出
蓋甚不得已也今早臣據講筵所闕報來日開講臣甚
喜聞聖躬即日無他以得瞻天顏為幸然妄意竊謂會
慶盛禮千載一時今法駕猶未至重華而先視朝開講
非惟事體未順亦恐無以解都人之疑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權住來日開講幸今節日未遠尚可先到重華略

舉玉卮為壽之禮實為家國大慶或聖體畏寒猶未能
出雖少遲三數日視朝蓋亦未晚臣久荷恩私誼圖補
報惟欲增益聖德不敢苟為身謀輒貢瞽言死有餘罪
惟陛下幸赦其愚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仰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天
下天崩地裂海內摧痛而陛下聞喪累日猶未奔訃六
軍萬姓尤切痛心伏觀古者有喪必有主若無後者猶
以朋友州里舍人為之今陛下親為壽皇之子承付託

之重而有喪無主何忍至斯臣等屢乞宣封面陳悃悞
又繼入文字陳說利害而天聽高邈殆如不聞今有司
卜用十三日大斂成服陛下若失此時不出則是永無
可出之時矣遺詔皇帝成服三日聽政今陛下既未成
服不知何時遂可聽政耶禮法蕩然綱紀盡壞開闢以
來所未嘗有臣等適備員輔近痛心疾首無地自容兩
日以來市井之間興訛造謗無所不有千怪萬狀不可
聽聞臣等一身不敢愛死所可恨者太祖太宗創業艱

難高宗中興十年力戰今勢如累卵誠可痛爾伏望聖
明早賜開悟速降指揮來日過重華宮大斂成服庶幾
可以收拾人心少延國祚若更失此機會則陛下之事
去矣臣等蒙國厚恩不避誅戮控瀝血誠冒瀆威聽不
任哀號隕越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累日不獲瞻望清光無有合奏稟
事件昨日乞詣後幄引對承御藥院傳旨別日引緣其
間有一事尤為急切不敢不奏知臣等昨如初議緣十

三日已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聽就宮中成服依故事合請聽政臣等已奏知及具表文將詣後殿門外拜發而禮部太常及侍從臺諫下至學官皆有文字以為陛下嘗有指揮候疾稍愈日過宮燒香行禮百官有司以此延頸顙望車駕先一過宮於大行梓宮前衰服哭臨行祭奠之禮臣等亦得於素幄之前面致慰禮退而三上表請聽政及將來釋服御殿皆可次第舉行則於事體無有不順伏望速降指揮俯從典禮臣等量度

事勢蹙輿變出萬無他虞其於聖德實非小補臣等無任瀝血竭誠哀懼祈請之至

汝愚又上奏曰臣等伏見今月初三日大行壽皇聖帝大祥初五日遂終易月之制羣臣例當釋服而百官有司紛起論議咸謂陛下自宮中成服之後至今未曾一詣几筵哭臨成禮羣臣亦未曾於素幄面慰綱常盡廢何以為國衆議爭執未肯釋服臣等朝夕慚懼無以鎮壓伏乞陛下勉為宗廟社稷之計俯徇羣臣輸忠之請

特降指揮於初三日早詣重華行大祥之禮猶足以少
慰人心稍存典禮古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者也
臣等不任哀痛激切祈天俟命之至

蔡戡上奏曰臣聞人主之孝莫大於安社稷非若衆人
之孝區區致養而已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患
無以為養使親安於至養乃為孝之大者唐之太宗明
皇掃除禍亂身致太平治定功成尊歸於父高祖睿宗
猶及見之二君之孝亘古莫及故為三宗之冠近者太

上皇帝聖躬違豫有虧典禮人情詢詢社稷幾殆陛下
上迫太皇之命下徇臣民之請光履帝位君臨萬邦詔
令一頒中外忻戴軍民帖然頓還舊觀不動聲色而宗
社再安慈闈萬年永享天下之養陛下之孝如何當是
時太皇猶豫而不決大臣逡巡而不發陛下退托而不
敢當禍變不測宗社得以安乎三宮得以安乎陛下得
以高枕而卧乎以是知陛下功在社稷孝備三宮過於
唐二宗遠矣陛下天性仁孝兢兢業業猶以不得朝夕

奉親深軫聖念陛下既能盡其大者其小者在陛下不足為也臣竊謂外庭之禮五日之朝不可廢闕萬一聖父尚未康復雖不獲瞻望慈顏然陛下子職盡矣都人見之遠方聞之豈不仰戴陛下聖德以至泰安供奉之物不可不厚奉承之禮不可不至給侍之人不可不擇護衛之人不可不嚴庶幾人子之間不生疑問曲盡孝道終始如一如此則可以格天地通神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上天佑之下民歸之聖子神孫享億萬斯年之

祚天下幸甚

戲又上奏曰臣聞孝者百行冠冕孝行一虧它美莫贖夫孝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閭里無知之人莫不知有父母孝誠所格天為之降甘露地為之產芝草人君為之旌表門閭里巷相傳咨嗟歎息以為美事儻不順於父母天地之所不佑震之以雷霆王法之所不赦加之以誅殛人倫之所不齒幾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蓋父母子之天地父母生育之天地覆載之

父母之恩天地等耳中人之家父母遺之以百金之產
猶且飲食不忘窶人之子父母無一金之遺亦思此身
之所從來身體髮膚皆父母所授其敢一日忘乎矧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所得何啻百金人主一頓一笑九州
四海之所觀瞻一言一動天地鬼神之所降鑒治亂之
分禍福之應有不期然而然者又況德莫大於孝罪莫
大於不孝其所感召疾於影響吁可畏哉去歲災異屢
見人情詢詢朝不謀夕陛下一枉法駕親朝北宮天意

頃回瑞雪隨降人心遂定舊觀復還自春以來不躬定
省又復四閱月矣所在闕雨種不入土早禾無及早勢
已成若至芒種雨澤愆期必有赤地千里之憂萬姓惶
惶口語籍籍咸謂陛下孝行有虧所以致此孝經曰事
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傳曰仁人事親如事
天事天如事親未有不能事親而能事天者也今郊祀
不遠陛下事親如此何以望上天之感格乎陛下臨御
初載郊禋之夕風雨暴至不能成禮聖心震驚因而違

豫累月方愈是時陛下未有失德竊料父子之間疑貳之心已萌上天所以不享今孝行既虧大非昔比人心已失天意可知萬一有風雨之變千乘萬騎百司六軍倉皇做擾呼吸之間何所不有人無愚智私竊寒心臣區區之愚欲望陛下回心易慮思念壽皇鞠育聖躬傳受之重莫重於天位付與之大莫大於天下此恩此德比隆天地雖盡萬物不足以為毫髮之報陛下當推孝敬之誠心釋疑似之小憾幡然而改趣駕過宮二聖重

懽融融洩洩少盡人子事親之道積此誠意以之事天
必獲自天之祐以之示人必得百姓之懽上以弭災異
下以銷禍變在陛下一頤旨一舉足之勞耳陛下少屈
於壽皇一人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屈於陛下此非特為
陛下計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臣位卑言高觸犯忌諱
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光宗欲幸玉津園秘書郎曾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
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如弗

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
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
望急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
上䟽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
托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
及矣帝意為動

寧宗即位初彭龜年上奏曰臣等竊思今日事體最重
最宜先致力者莫如陛下往朝太上皇及太上皇后為

第一事父母與子既得相見知前日太母冊立之因軍民擁迫之意出於倉忙非陛下之本心此心既明父子無疑則天下事以次可施行矣今議者所以遲遲未敢從聖駕之行者但恐有死生不測之憂耳此一種議論害道理賊天性世豈有為人之子而疑父母圖已致不敢見者如此即與前日太上與重華之事何異此理甚近不難見也為陛下計但只一心一德盡所以事父母之道焉有不感動者哉願明詔大臣急決此事勿以外

物利害憂迷動其心則議論自定矣

龜年又上奏曰臣至愚極陋無益世用幸獲攀附誤辱
眷知一旦拔之庶僚之中實之法從之列恩深力小恨
無補報惟有區區朴忠知無不言庶以仰裨聰明俯酬
悃悞惟陛下實哀憐之仰惟陛下自即阼以來聽言納
諫不啻如流雖臣狂愚亦荷採攬獨移御南內一事臣
凡五次口奏始若開肯終於不從如臣過計似不足聽
然採之公朝無不疑惑若徒徇聖意泯默不言則臣負

陛下多矣臣竊謂陛下此舉於義不安者有二於國不安者有一謹條列如左陛下前日臨踐大寶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政以重華無喪主也今發引有期而陛下遽有即安南內之意異時攢宮既畢虞主既還几筵之奉誰復主之陛下謂朔望之奠乘輿必出足以安此心乎陛下若以此為孝未足以慰天下之望也壽皇聖帝忍棄天下而不忍委三年之喪而不服斯足以為孝矣故臣謂陛下不終喪不可以移御不然於義不安者一

也陛下移御之舉臣固知陛下為父母故爾陛下今日
移御之事固便於事父母然為其父母而捨其祖於義
安乎古人但云父為祖屈不聞祖為父屈陛下既承大
統則當以祖為重比者陛下日侍重華之喪而月為南
內之朝於事祖事父䟽數中節輕重得宜天下咸服陛
下之孝今陛下既欲移御不知亦嘗思壽皇虞主所奉
之地乎亦嘗思慈福太皇太后壽成皇太后所處之宮
乎若壽皇虞主止居重華則二太后當不離此二太后

既奉壽皇几筵於此則陛下不當捨而之它矣陛下若捨而之它則不特壽皇几筵無主而二太后亦孤然於外是為父母而捨其祖此於義不安者二也臣仰惟太上皇帝臨御六年輕徭薄賦仁覆天下不得罪於百姓禁戢掊剋優卹將士不得罪於諸軍接納臣下無大斥謫不得罪於諸臣而天下之心一旦渙然離者陛下抑嘗思其所以然乎今日陛下移御南內以親父母固懲太上皇失事親之禮矣而天下之心猶以為未知懲太

上皇失事親之實也陛下今日既為天下之主則當察天下之心向日太上皇之於重華天下之心誰怨誰懟今日陛下之於父母天下之心誰疑誰惑陛下亦嘗知之否耶既知之豈得而違之陛下儻不近訪之諸臣遠察之衆論而獨斷之聖心臣固知其危也臣妄議陛下君臣之隙骨肉之禍將恐在此此於國不安者一也臣言至此痛裂心膂自知辭戇意切必犯威怒斧鑕之誅所不敢逃萬一陛下採納其言以幸宗社臣雖受死亦

無憾焉臣此奏欲望陛下付與廟堂大臣反覆熟議若以臣言為是乞賜聽納若以臣言為非乞賜竄逐伏候進止

慶元元年三月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聞天下之勢久於無事之為可畏本朝立國規模最為長久然治忽消息百六十載而猶有靖康莫大之禍國家中興駐蹕江左揖遜授受使斯民得以奠居者將七十年亦可謂之久於無事矣然於可喜之中而遽有深憂無虞之中

而遽生多故事體疑阻人心睽乖皆發於綱常根本之地有非意料所能及矧復乖氣致異可駭可畏是豈可不深察其故而思所以為轉移之方也自紹熙二載初郊之夕風雨暴至禮不克成太上皇帝聖體違豫中外惴恐由是而後問安視膳浸闕常儀臣民之心固已不遑寧處天降大禍孝宗皇帝奄棄萬國侍疾臨喪之志竟莫能伸於斯之時軍民恐讙訛言浸興衆心皇皇人思逃難流傳駭異邊鄙生心國勢阽危至是亦云極矣

太上皇后因上皇詔旨順人心定大策爰命陛下以元子而承大統主孝宗之喪蓋天祚我宋變不失正故天下無改容動色之虞然遭變居憂寧親為急陛下嗣位已閱三時天性至情固莫能間而躬致色養猶未有期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將何以解此憂乎此憂未解根本愈虧苟因循度日而祇付之無可奈何則臣恐天人之心必愈拂戾而弗順矣何以言之陛下初政非有愆闕然自去秋以來大風震電殊為駭常而天目諸山水

涌石裂其變尤甚畿內千里非旱則澇春霖為害二麥
復傷上辛祈穀行禮之際狂飈忽起不克升壇重以雷
雪相繼祇在一二日之內天之示戒必有所以孟軻氏
有言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必
至於親心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上皇既以感疾
不得見孝宗抱終天之痛陛下又以事勢齟齬未得見
上皇以少慰聖心累年之間綱常根本隳壞如此則在
今日戒懼齋栗感悟親心以和召和轉灾為福實難少

緩伏願陛下深惟天下之勢久於無事之為可畏重念
綱常根本未能植立之為可憂親心未豫則天意未和
天意未和則人心弗順一有災變便難支持寢食起居
誠不可以自安燕遊逸豫誠不可以自縱一念一慮一
舉一措皆以未得乎親為深憂有如親心未怡未得承
歡膝下則庶幾遙望顏色以通此情徘徊徬徨不忍遽
去左右前後必皆感孚真積力久聖父慈懷又必自有
不能已者或上皇氣體猶未和豫陛下未得遂嘗藥之

念則起敬起孝尤難自同於常時儻上皇氣體日就康
寧既得時展定省之禮以慰天人之心復得同過重華
以弭萬世之議臣雖至愚必知天灾可息於上外患可
銷於下自成祈天永命之功也苟或歲推月移竟成否
隔使綱常根本終於淪斃則天下久安之勢難保而易
危菑害之生未不知所極臣世受國恩情迫意切發言狂
瞽不識忌諱惟陛下財幸

寧宗時起居郎兼侍講劉光祖上疏曰臣仰惟陛下誕

膺天命纂紹皇圖聽政行宮凡五閱朔迨于烈祖梓宮
發引然後徐蹕移御大內都城萬姓爰瞻爰仰載感載
欣而臣之拳拳竊料聖心有正位凝命之思有臨朝願
治之意見於始至之日而未嘗以萬乘之貴宮室之崇
為安且樂也何以知其然也方陛下之踐阼於素幄也
倉卒之際不得不達權以安宗社當時聖心蓋亦憂禍
亂之生於俄頃故於此而執喪焉於此而聽政焉夫豈
得已乎哉暨大行因山有期廣內清宮以俟陛下之臨

御人情豈遠事理自然而廷臣或者猶有隱憂勸陛下
且視朝於行宮則蓋有三說烈祖之靈雖畢虞祔而几
筵一朝闐寂陛下孝心詎忍忘之乎一也太皇太后耄
期之傷皇太后淒涼之感晨夕定省豈得不關聖懷二
也况外人竊議太上神明未復禁中皆不敢深言已定
嗣君而今也宮牆咫尺恐太上未能冲澹於物初往往
虛疑過傳播在羣聽太上皇后以母臨子或旨命有所
難從則陛下何以處之三也凡廷臣之忠於陛下者人

人懷此三說而陛下有所不能從者豈陛下之得已哉
臣竊意聖心亦有三說即位相將半載而五日一朝之
禮未得一面親顏今而咫尺宮闈勢必得見一也行宮
內外淺隘周廬徼道無所設供奉百司無所處九重如
寄二也况廣內未還則名體不正名體不正則疑議妄
生疑議妄生則敵人窺伺三也廷臣欲陛下且居行宮
者則有如彼之三說而陛下聞之愜然有所不能從者
又有如此之三說臣故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必當使

此六說者毫髮無可窺議在陛下於還宮之初凡事好為之而已矣陛下還宮之後為事事皆好然後廷臣之三憂俱釋而聖心之三說始明臣請詳陳其故且陛下初臨大內其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不可忘也久而憂畏之心又當令始終如一不可怠也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宮中三年之禮有同朝夕臨對几筵人謂陛下居烈祖之喪無有不盡此事實好一憂釋矣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慈福壽成必交相慶

慰曰吾孫今日能不替其烈祖不謂老年憂患有賴聖
孫人謂陛下奉曾祖母祖母無有不盡此事實好二憂
釋矣陛下憂畏不忘不怠常如一日則純意所感天猶
臨之而況於父子之至親豈不相愛母子之至愛豈不
相憂而何至有它疑之可慮旨命之難處乎陛下於父
母能盡其道於政令能盡其公人謂陛下事親無有不
善此事實好三憂釋矣如其不然陛下憂畏苟忘苟怠
不能常如一日則子之於父雖曰密邇而情未必通母

之於子或至牽制而事有難處方且涉外人之所疑而不能如陛下之初意則陛下之一說始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宮室之盛百司之富嬪御之備九重之安皆足以移陛下之本心則陛下之二說又無以明於天下矣陛下憂畏苟忘苟怠不能常如一日則名體雖正而疑議方生疑議方生近且不服如遠人何則陛下之三說亦無以明於天下矣臣故曰使六說者無一事之不善無一毫之可疑在陛

下好為之而已矣而好為之則不過憂畏之念常存而已矣憂畏之念常存然後陛下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而天下不議何況今日之社稷乃高宗皇帝再造之社稷孝宗以憂勤而社稷安太上以少忘憂勤而社稷幾危今日之宮室乃高宗皇帝中興之宮室孝宗以憂勤而宮室安太上以少忘憂勤而宮室幾危則陛下可不深念而切鑒之歟陛下入宮室而思社稷則雖欲不憂畏不可得也夫謹於始至後猶易怠若始至而遂

安且樂之後將如何哉是則陛下新御大內乃政令之
美惡所從出志意之勤怠所從生心之畏肆所從分身
之奢儉所從定嗜欲之厚薄所從見愛惡之取舍所從
知生民之休戚所從關家國之安危所從系也陛下天
資明哲悉慮悉知而况目覩艱危克自抑畏移御之始
寧不有感於聖懷而臣官當記注職預論思心乎愛君
寧免過計輒忘罪觸仰瀆淵聽雖出至愚亦人臣事主
之分當然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敬天

宋哲宗元祐八年翰林學士范祖禹上奏曰臣前上仁
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宜以至誠好學為先今因進
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者莫如仁宗故願
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

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園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皆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堯有聖神文武之德故天命以為天下君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所以事天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君子行仁義禮智以法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天敘有典故奉之以五典天秩有禮

故奉之以五禮天命有德故奉之以五服天討有罪故奉之以五刑賞有德罰有罪皆天之事非人君所得私也故官謂之天官民謂之天民官不可非其人民不可失其心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夫能使天不違者奉天之至也仲虺之誥曰天乃錫王勇智聖人聰明淵懿皆天所與豈可不學以奉天乎湯誥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言人有善已有過皆天所知不可誣也聖人推此

心於天下故其德合於天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夫一者何惟誠而已不誠則有偽故不一則無以享天心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之所佑民之所歸惟誠而已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命哲則有智有不智故不可不一于學命吉凶則有禍有福故不可不一于德命歷年則有永有不永故不可不一于仁此皆所以事天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

升降動靜皆合天之意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常與人君出入游處不可不畏也夫天之與人同一氣耳故民愁則天為之戚民悅則天為之和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恭惟仁宗深體此意是以能誠於事天誠於畏天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有豐年之祥此乃皇天嚮佑陛下至誠之所感也而自中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

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救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觀小異而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下戒之慎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德小銷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

徽宗時右正言鄒浩上奏曰臣聞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苟知其故而豫處之則轉禍為福斯不難也神宗皇帝

常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上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矣非神宗皇帝至神至聖豈能及此此人主之所宜遵用也臣愚欲望睿慈申敕太史無有諱避悉以所占密具奏聞從而察之以正厥事以為曲突徙薪之計天下幸甚

高宗紹興二年張浚上奏曰自古聖賢之君莫不以畏
天為心其意若曰天道雖高其聽甚邇語默動靜天實
臨之故一話一言一舉一措靡不孜孜恭肅務格天心
方今大寇憑陵民墜塗炭四方歸心期致太平者責在
陛下臣愚伏乞政事之餘平澹自養正心修身自然言
行之間可以動天禍難之作指日消弭凡此皆人君格
天之實也陛下聖學高妙固已自得臣愚區區愛君之
心願以所知為獻耳

高宗時曹勛論畏天上書曰臣愚既陳定國是之說於前繼此願陛下勉勵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仰惟陛下誕受丕圖遭家多難臨御以來膺天眷佑大約有十皆深切著明之效至於今日已就安定然後可言臣請備言之初為質於軍中繼撫軍於河外其歸也孰脫之其出也孰命之歷數在躬遂即大位其眷佑陛下下一也錢旄所指備嘗艱難水陸之行偃薄風雨將究觀於歷試必保安於萬全其眷佑陛下二也四川天下

之根本荊州襟帶之上流兩淮形勝之要地頃者四川
嚴守關之師荊州附鄂渚之軍兩淮成犄角之勢截然
四固南紀以安原始維持似非人力其眷佑陛下三也
巨盜魁寇嘯聚蠱起曾未幾年掃無蹤跡雖資廟筭亦
出天亡其眷佑陛下四也連年稔熟濟接以時大兵之
後實難於有年有年固難况屢豐乎是以調發之煩科
斂之重民力雖困尚堪支持其眷佑陛下五也晉元帝
渡江雖遠羯寇王敦蘓峻迭出為亂庾亮有汙人之塵

陶侃有折翼之夢姦宄內訌何以制外陛下巡幸歷時
豈復有此憂哉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其眷佑陛下六也
假劉豫而助之兵尼瑪哈之謀深矣然王龍芻狗卒無所成
豫無所成尼瑪哈所以去尼瑪哈去豫所以廢向使尼瑪哈
不去劉豫不廢則成三矣三不可和也不和終不定也
天意委曲如此皆為我宋具眷佑陛下七也達蘭復我
中原而與烏珠異謀雖和必不久達蘭死烏珠用事欲
復取中原而烏舍蕭慶勸其用兵和議去矣臣奉使在

敵中烏舍蕭慶見臣即欲投諸鼎鑊何止被留哉方擾
擾間二人一旦連頸被誅臣所親見也向使烏舍蕭慶
不死今日之事尚敢望乎二人之死非天殺之而何其
眷佑陛下八也先帝梓宮之還因山之功告成久矣皇
太后久留於北陛下念親之心無一日忘今歸就慈寧
之養亦四年矣是豈人力所能致哉非天克相陛下純
孝未易就此其眷佑陛下九也庚申之歲敵人復取中
原兵再舉矣南北轉戰至辛酉之春猶未定天下之人

皆曰用兵未艾也是年秋九月烏珠又大舉兵而南陸
下先遣臣勛劉光遠繼又遣魏良臣王公亮至泗上未
幾敵遣蕭毅邢具瞻來審議和議遂定兵已熾而遽熄
事方洶洶而遂大定亦豈人力所能致哉靖康之初國
人方以和為請而終不能和辛酉之冬國人皆以和為
非而卒從和天之從違可見矣其眷佑陛下十也臣竊
窺天意眷佑陛下深切著明之効不可誣如此豈非以
陛下明畏天之道必能紹隆祖宗積累之基業乎陛下

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考其既往驗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於他日者當如何哉自古創業繼世之主膺天眷佑而能克脩畏天之事未有不愈隆益大而永命者堯舜禹湯文武德同乎天亦必謹畏天之道載之典謨形乎雅頌班班然也夏少康一廛一旅復禹之績太甲從伊尹之訓高宗用傳說之戒皆能成中興之業畏天也成康守文武之謨烈而大成畏天也宣王興哀撥亂復文武境土功績之美方見於采芑六月之章

而庭燎之箴沔水之規祈父之刺繼作矣始畏天而終忽於畏天也漢高帝崛起豐沛自謂能用三傑得天下天下未定君臣相與逸樂遽入於無為既老昵愛幾成廢適立庶之誤再世而有呂氏之患天方祚漢特假是以戒其後遂有文景之治天命吉凶之報也武帝始不知畏天終能畏天卒為七制明主唐高祖不及漢高遠矣以太宗之明而好大喜功勤兵於遠自違天戒末年用人納諫大不及貞觀時留李勣輔高宗終成武氏之

禍又甚於漢之諸呂亦天所命吉凶之報也明皇憲宗始知畏天終不能畏天始則天相之終則天敗之皆視其所為不可欺也聖朝太祖皇帝由揖遜得天下固不可與漢唐同世而語祖功宗德繼序興隆未易殫數大抵人才以兢業恪公為用風俗以厚實儉嗇為本兵以不用為武刑以不刻為平財以不斂為富一言一為立政立事如天在傍不敢慢忽是以天心克相和平安定三代以來未有如此之盛且久者熙寧大臣進天命不

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聽之說文恬武嬉牙孽恫
怨五十餘年竒禍大作而陛下適膺斯時誕受天命天
意畀付蓋可見矣臣聞既亂必有定定亂必以治治亂
之本先繫於生民之休戚又繫於人材之賢否政事之
得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厚薄陛下以天命之哲天錫
之智豈不明此五者為治亂相易之本乎聖意非脫略
而不為也前此所未暇也今天下定矣前此所未暇者
今可以有為矣亦天之眷佑始終於陛下將以成今日

之治臣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者區區之忠在是而已臣考秦滅六國而繼周有統而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漢漢亡天下三分統不在吳蜀而在魏者將以與晉也晉得吳蜀合而為一其後不能保其一天使劉石亂華元帝渡江雖南北分統在晉宋繼晉齊繼宋梁繼齊陳繼梁皆得統也五朝而合於隋隋受周禪本無統得陳而有統亦以無德不為天所佑二世而為唐唐亡天下八分雖朱梁石晉皆可以得統者

將以興我宋也五代五十年而為我宋太祖皇帝取吳蜀閩越南唐以并天下太宗皇帝取晉遂混為一靖康之變至是又分南北乃定自秦合天下至漢末而三分至晉而二分其數五百年自隋合天下至唐末而八分至我宋而又分其數又五百年天命可不畏哉晉之分南一姓而北十數姓今日之分南一姓而北亦不一姓晉分而南北不定者又十數年今一分遂定而天命在陛下天之責我者重責彼者輕望彼者略望我者全筭

計見効考其既往驗其將來天之眷佑所成就在陛下
決非淺淺者臣揆此理甚明願陛下勉勉愈勵畏天之
實以副天意而已臣不勝拳拳之誠惟陛下裁赦幸甚
光宗紹熙二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上奏曰臣聞天人
相與之際未嘗相遠而人君舉動實與天通詩曰敬之
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
監在茲此言天道之流行人君舉動莫不與之俱也是
故禮曰天秩典曰天叙賞曰天命刑曰天討動必以天

為言而不敢有貳其心即是心而嚴乎假廟則禮文之
見於假廟者不敢廢也即是心而盡乎事親則禮文之
見於事親者不敢廢也至於有大典禮大休慶之事則
舉之以告亦不敢畧其禮文所以承天意而答天休者
固如此若迺一用一捨必明乎好惡之公一賞一罰必
察乎僭差之失則又蘄合乎天而靡有所易也典禮賞
罰悉本諸天動靜陟降罔不在是堯舜禹湯文武之為
君皆同乎此心而已矣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性與天合

誠自有以深得乎天心然臣之愚猶有不能自己者竊嘗惟念辛亥之春雷雪交作郊禋之夕風雨驟至已而聖躬愆豫中外寒心今茲清明在御如日方升展慶慈闈祇款原廟天宇開霽神人欣歡而況比年以來夏令雖寒然茂聞霜電之為異冬氣雖燠然幸有時雪之應期灾害漸銷和氣浸洽對越之敬政在斯時欲望陛下觀天道之甚邇而益思所以戒懼因天心之昭假而益思所以奉承擴夫正大之情以致謹乎德刑極夫感通

之理以致嚴乎典禮即諸念慮驗諸事為咸加聖心以承天意則往歲之災害可以常弭難諶之命可以常保而聖德隆盛將與天同休矣臣不勝惓惓

光宗時醴泉觀使周必大上奏曰臣聞人君所踐者天位所保者天祿故愛民則欲如天之仁勤政則欲如天之健博愛無私以法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可以奉若其道顧諟其命億萬斯年受天之祐矣列聖相傳以為家法至于壽皇尤篤意焉嘗御製敬天圖䟽經傳法

語於其下朝夕省覽此圖必在禁中願陛下訪求而觀之則古今成說不待儒生學士鋪張議論固已畢陳於前矣抑臣尚有管見敢併言之揚雄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如上所奏蓋欲陛下以人占天也苟德脩而化行自然三光宣精百川循理雖無太史之占可也然以堯之聖猶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舜之聖猶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况後世乎今太史局雖有其官皆以技進名隸祕書省不過歲時點檢鐘鼓而已政事或

闕于下灾祥或見於上彼何預焉堯舜遠矣義和固難
復置以本朝論之凡提舉司天監皆委忠直近臣如神
宗初年首用司馬光元豐間復用王安禮設或躔度稍
異必能入告圖消弭之方自然灾害不生禍亂不作所
謂風雷弗迷熒惑退舍可拱而俟其助治也大矣臣願
陛下酌本朝故事擇侍從臺諫之忠直者提舉太史局
此亦復古格天之一端也

寧宗嘉定八年袁燮上奏曰臣一介疎庸遭逢盛際誤

蒙拔擢浸歷清華每自念無以稱塞惟有罄竭愚忠庶
幾仰酬天造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天尤莫大於法
天蓋法天者敬天之實也宅天位之尊精神運用形見
於天下者無往而非天是之謂敬天之實徒曰敬之而
不能法之亦猶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為豈真能有益
於已哉陛下光紹丕圖垂及二紀嚴恭寅畏常如一日
雖古帝王篤於敬天者殆無以過然古之敬天未嘗不
以天為法陛下內揆於心其皆與天無間歟抑猶有未

合者歟夫天猶父也君猶子也子克肖其父父必為之喜而譴怒不作矣君克配乎天天必降之福而災變不生矣陛下敬天之心不為不至而前年日有食之不盡如鈎去年大旱之後飛蝗塞空星變異常一夕再見今年日月復相繼薄食則是天意猶未解也得非法天之誠猶有可議者歟臣愚不識忌諱謹條四事切於當世者上干天威惟陛下裁赦而垂聽焉其一曰臣聞天下大器也惟達天德者為能舉之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
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
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邊圉不懾君天下者當無時
而不強豈可一日而弱哉且女真之將亡無智愚皆知
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害也而揣摩迎合之
流遂欲苟安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
爾加以是名時所至諱則不敢復言蓋所以結其舌也
而不知我能自奮則威聲震疊自足以不戰而屈人兵

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適足以召兵又豈能息兵哉韃
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
日夜垂涎伺隙而作吾將若之何竊恐兵端浸啟而禍
患未易平也陛下以是思之豈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
神破庸人之論以彊中國之威哉其二曰臣聞人主之
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於公則天下服出
於私則公道廢臯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

以來招延俊彥屏去回邪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如勿用言而不行與不用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於湮鬱天之命德豈其然乎或依勢作威敢於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姦罪不容誅而陰求救拭或貪墨著聞士論不耻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匿瑕含垢天之討罪豈其然乎施此二柄而不原乎天則朝綱廢弛而國勢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其三曰臣聞惟天惠

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無不愛可也旱蝗相仍民大飢困上軫淵衷多方賑卹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飢民不可勝計而濟糶不能徧及或轉於溝壑或輕去鄉井或羣聚借糧或肆行剽掠無所得食勢固宜然今春既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虐我而讎其上者乎昔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浸盛廼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為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為凶荒之

備耗於移用誠為可惜所宜特發睿斷申敕攸司止絕他費專以救荒為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絕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其四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聰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為天疇咨于衆舍已從人所以為聖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衆

哉患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必將有超卓逆羣之彥患
國計之未豐稽謀于衆必將有取與不窮之術患邊備
之未修稽謀于衆必將有禦戎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
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
豈復有不當者哉臣區區愚忠陳此四事一本於天者
盖如此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行此四者易於轉圜
而臣猶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蒙蔽之患
方深爾惟私是徇則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

詭隨以求合脂常以取容隔絕上下交相為欺萬一陛下少惑其說則凡忠鯁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也去秋大饗明堂至誠昭假熙事告成羣臣爭為歸美之詩極其稱贊陛下深念旱蝗之餘抑而不納此亦足以窒導諛之源矣臣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固天心

所望於陛下也奉而承之于以祈天永命不其休哉尊
崇異教齋素禱祠事天之末節爾君子無取焉故臣終
始以敬天之實上裨聖德惟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
嘉定間寧宗有事於明堂權禮部侍郎游景仁上疏言
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
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

寧宗時將作監主簿牛大年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
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馬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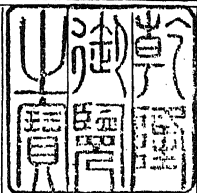
位重而承宗社之託尊而為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

理宗嘉熙六年屯田郎中王萬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二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所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

淳祐十年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上疏曰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

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
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

獎諭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三